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十二回 梅心泉發起國貨會 袁福生空娶粉桃花

話說趙金哥聽了耕心的話，就道：「你前後沒有老婆，既然這麼著要好，何妨就娶了他呢。」錢耕心道：「約約乎，動都動不得，動都動不得。」

金哥道：「這又是什麼緣故？我可真不懂了。膀子既然弔得，姘頭既然軋得，娶他回去為甚又娶不得？」

耕心道：「你那裡得知，他這麼一個人，休說他不肯嫁我，就便肯了，我可供養得他起？供養不他起，並且他現在並不曉我是叫錢耕心，只曉得我是有二十五萬家私的王心耕，停日子有家私的王心耕，變了光身子的錢耕心，如何答應得來。我現在也不過圖個眼前風光呢，誰承望同生合世。」

金哥道：「你倒會得開心，可肯帶我去瞧瞧？」

耕心聽了，並不回答。只把金哥上上下下的打量。金哥道：「你瞧我做什麼？」

耕心道：「老弟，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，你穿了這身衣服，滿臉土氣，滿身土派，跑到玩耍地方去，不怕人家笑話麼。」

金哥道：「難道隨便走走，也要預備的麼？」

耕心道：「怎麼不要預備，眼前服備兩個字是很時髦一件東西。朝廷立憲，先要預備。做官的人，也要服備，候補就是實授的預備。我們弔膀子，難道不要預備的麼？」

金哥道：「果然果然，兄弟的敝東是個秀才，他是吃烏煙的，現在聽說上頭在提議禁煙，他就大燒其土。人家問他做什麼，

他說：『我預備戒煙呢。』

人家道：『奇了，戒煙就是不吸鴉片，為甚又燒這許多煙膏？』

他道：『原說預備呢，又不是眼前就戒絕，我本底是出去開煙的，現在預備戒煙，就在家裡頭吸了。』這是一樁。還有，小敝東很喜歡賭錢，今年年頭上牌九里連輸了六百多塊錢，敝東大怒，管住他不許再賭錢。

小敝東也說：『我也知道賭錢沒甚味道，從今後再不去賭他了。』那知吃過飯，有朋友來和他又麻雀，他又去了。敝東恨極，問他：『你说不賭，為甚又去又麻雀？又麻雀不是賭錢麼？』小敝東道：『我也是預備呢。現在先不推牌九，麻雀原是要叉的。』這就教預備戒賭。」

耕心道：「你能夠明白就好了，這弔膀子一道，看看是沒甚希奇，學起來倒也頗非容易。那預備功夫，第一先要預備功架，走路有走路的功架，講話有講話的功架，功架練好了，然後再講究衣裳，不然衣裳恁你再華麗點子，那副土頭土腦的氣派不改掉，人家也不肯來親近你。」

金哥道：「只要我在上海做生意，就慢慢預備起弔膀子功夫來也不晚。」

耕心道：「你現在還預備不著弔膀子，先要預備到上海來做生意。到了上海再預備弔膀子罷。」

金哥道：「倘也要像立憲般預備到九年功夫，老也要老了，還弔甚麼膀子。」

耕心道：「你通只二十來歲的人，再過九年，也不到三十歲，怎麼說老呢。」

金哥道：「怎知我活得到九年，活不到九年。不要白預備了幾年，福沒有享到手，累到先受的不堪呢。」

耕心道：「那是不能這麼著想的。」

金哥道：「珊家園這玩耍地方，是那個開辦的？」

耕心道：「說起此人，倒也不是無名之輩，是慎記經租帳房總帳周介山。」

金哥記在肚中，兩人談談說說，一時酒足飯飽，由心耕會了鈔。出了得和館門，耕心道：「你還到什麼所在去？」

金哥道：「我想到姊夫店裡去轉一轉。」

耕心道：「很好，我們就此分手罷。碰著再會，碰著再會。」

金哥道：「我還有句話要同你講。」

耕心問：「什麼話？」

金哥道：「你替我留心著，不論有什麼生意，得便替我吹噓吹噓。」

耕心應說知道，兩人點頭作別。金哥走到祥記，達卿問他飯吃過沒有？金哥回說：「已經吃過，在館子裡吃的。」

達卿也就不言語了。金哥又住了一天，向姊夫算清了帳，自乘船回湖州去了。達卿送金哥下船後，見時光已不早，慌忙回到店中，恰好春泉、靜齋巧巧的都在。春泉一見達卿，就道：「達卿你肯入會不肯入會？」

達卿茫然道：「人甚麼會？」

春泉道：「國貨會。」

達卿道：「甚麼國貨會？晚生沒有曉得呢。」

靜齋道：「東翁這麼說，叫達翁怎地會曉得？達翁，我來告訴你。這國貨會，是梅心泉、錢瑟公兩個人發起的。立會的宗旨，是勸本國人購用本國貨的，藉以挽回本國的利源，保全本國的國命。」

達卿道：「怎麼叫做國命，倒沒有聽人家說過。」

靜齋道：「心泉說，人有人的性命，國也有國的性命，人是靠著血活命，國也靠著血活命，國的血就是國財。現在我們中國的國財，差不多被外國人快要吸乾了，這條性命如何保得住。國命一絕，我們國裡頭的人，也都不能活命了。」

我們為自家性命起見，就不能不先救國命。兄弟發起這個會，並不是圖利，無非為拯救大眾性命起見。其實也並不光是拯救大眾性命，中國人都死絕了，我梅心泉一個兒也不能夠獨活。簡括講起來，我發起這個會，無非為救我梅心泉一個兒的性命。眾位入這個會，也無非為救各人自己的性命。兄弟發起這個國貨會，人家叫我好也罷，叫我歹也罷，我都不管，我只巴望這個會發達。這個會一發達，中國就會富起來，我梅心泉就被眾人罵煞，也都情願。」

眾位可曉得現在中國的大患在什麼？並不在政治的不良，兵力的不盛，壞來壞去，就壞在本國的人不肯用本國的貨，到街上去一望，店家所陳設的那一件不是外國貨。到人家家裡頭去一望，那一家沒有外國貨。夜裡點的是火油，裝的是洋燈，洋燈火油都是外國貨，做衣服的洋布、洗衣服的洋胰脂，又都是外國貨。其餘洋傘、洋燭、洋線、洋釘、洋磁、洋火、洋銅器具，那一件不是外國貨。現在更有了香煙、雪茄、洋酒、洋糖、咖啡以及一切洋點心，幾位時髦朋友，睡定要睡鐵床，吃定要吃大菜，頭上戴的是洋帽，腳上穿的是洋靴，更造化外國人，多嫌點子錢。你去想罷，這麼弄下去，中國就是金子鑄的，也要弄窮了。並且國貨沒有銷路，必定漸漸消滅，做這行業的人，一旦失所依靠，衣食無著，不做盜賊做什麼。

所以近幾年來，各處盜賊，一年多似一年，就為這個緣故。現在要救中國很容易，不必講甚麼立憲不立憲，只要大家齊心都用本國貨，自然而然就會好起來了。這一席話，就是梅心泉方才講說出來的。你聽了如何？到底願意入會不願意入會？」

達卿道：「入會怎麼樣入法？」

靜齋道：「那是很便當的，入會只要簽一個名字，並不要納什麼會費的。現在會裡一切費用，都由梅心泉、錢瑟公兩人墊付。」

達卿道：「會裡頭怎麼個章程？」

靜齋道：「章程也很簡便，總之一句，入會後不准再購用外國貨，以前買的不論。」

達卿道：「倘再購買，可有懲罰的章程？」

靜齋道：「初犯是勸告，再犯也是勸告，勸告過兩回，原舊不改，本會便把此人斥革出會，把此人的姓名籍貫職業刊登各報，宣示中外，以後本會會員便不與此人通慶弔、通錢財、通生意。」

達卿道：「哎喲，章程竟這麼的嚴厲。譬如我入會犯了規，這裡的生意先要做不成了。」

靜齋、春泉齊說：「那是自然，誰叫你犯規呀。」

達卿道：「光說不許辦洋貨也難，那洋貨的範圍廣闊的很，有幾樣中國是沒有的，少倒又萬萬少不得，怎樣呢？」

靜齋道：「那是指出的書籍、藥品、機器都在特別品裡頭，購買是不禁的。」

達卿道：「洋錢、鈔票禁用不禁用？」

靜齋道：「這個也只好通融著，總要等會務發達了再議。」

春泉道：「達卿到底贊成不贊成？」

達卿道：「事情是好事情，幾時成會，我準定入會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你肯入會好極，會已經成立了，就請你簽名罷。」

說著，靜齋拿出一本簽名簿來。達卿見本店幾個同事，上邊都有名字，遂提筆來寫了一行：「孫達卿，湖州人，年三十二歲，火腿業，於某年某月某日由馬靜齋介紹入會。」

隨在下底簽了個字。春泉道：「本店眾店友都是同會會員了。」

達卿道：「梅心泉這個名字熟的緊，他是何等樣人？」

春泉道：「此公是個奇士，一生武藝勝人，文才出眾，有了這點子本領，偏不肯在名利場中爭點子生活，又不肯高舉遠引湖海逍遙，同著他夫人住在馬律司路，他地方上公益事情，從不肯預聞的，獨是這回國貨會的事，偏又這樣的高興。」

達卿道：「事情果然是好事情，只恐外國人要來干涉，那就未便了。」

靜齋道：「我也慮到這一層。梅心泉說『不要緊，我們這個會並不是抵制洋貨，是提倡國貨。外國人雖然強暴，究不能禁止本國人購用本國貨。所以本會的名兒，特題叫國貨會。』」達卿道：「這個見解高的很，我真沒有見到。」

正在講話，忽見阿根進來道：「老爺姨太太請你回公館去，說有要事商量。」

春泉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阿根道：「小的不仔細，只是瞧姨太太情形，好似很著急呢。」

春泉聽說，慌忙坐馬車回公館。下車上樓，見房裡頭有個二十來歲小伙子，同太太正坐著講話。春泉心裡，不覺老大不自在。姨太太依舊沒事人似的，舒舒徐徐的開言道：「你回來了麼，我等你好久了。」

回頭向那小伙子道：「福生弟，這就是你姊夫，過來見了。」

這小子慌忙搶步上前，作揖相見，口稱姊夫。春泉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

姨太太接口道：「都是一家人呢，不碰頭就不認識了。他是我的中表兄弟，叫袁福生。此番特來瞧瞧我，還有點子小事情要煩及你。」

春泉方才明白，彼此歸了座，就問：「從那裡來？」

袁福生起身回說：「新從蘇州出來。」

看官，你道袁福生所遭的是什麼事情？說出來真堪發噱。原來袁福生家住蘇州養育巷，祖上以私娼發的跡，掙下了四五萬金。福生上有一兄，名叫壽生，現在仍舊在做白螞蟻，販賣人口度日。福生是改做放印子錢生意，這兩年倒也著實多幾文。弟兄兩人合併算來，差不多有到六七萬光景。光算福生名下，也有三萬多呢。福生近日忽地發起念頭來，要娶一個老婆。四處托人做媒，就有個慣於做媒的王老太走來說：「三多橋有個年輕寡婦要嫁人，品貌生的俊不過，可要去瞧瞧？」

福生道：「是寡婦麼，好不好呢？」

王老太道：「有甚麼不好，寡婦和姑娘也差不多。蘇州地方風俗，你還有甚麼不知道，姑娘那一個是原生貨，幾個壞透的姑娘，還不及寡婦許多呢。倒是寡婦老老實實，恁他再醮得回數多，究也數得清的。」

福生見說得有理，隨答：「且待瞧過了再談罷。」

王老太恐拖長了日子要不成功，慫恿他馬上就去相看。福生被他纏不過，換了身時路體面衣服，跟隨王老太，同到那裡。恰值這寡婦站在門口閒望，福生舉眼瞧時，見他黑漆似的頭髮，白雪似的面孔，亮晶晶眼睛，血滴滴嘴唇。那皮膚白嫩中還泛出點子淡紅來，宛如楊妃醉酒一般。卻是天生成功的。並不有些甚麼脂粉渲染，身上黑布棉襖，黑布白滾邊的裙子，那個發髻，梳得烏油滴水燦亮精光。卻並沒有半支簪飾，只插一隻白骨簪子，愈顯得風流飄逸，瀟灑不凡。王老太緊行幾步，走到那婦人身旁，咬著耳朵不知說了幾句什麼。那婦人就把水汪汪一對秋波，向福生只一溜，臉上露出似笑非笑的樣子。福生被這一溜，神魂兒就從頂門上啣的出來，跟著他眼光，直飛向婦人身上去了。連那婦人說『一起裡頭來坐罷』那句話都沒有聽得。王老太道：「福生，人家請你裡頭坐呢。」

連催兩遍，依舊沒有聽得。王老太把他拖進門來，笑問福生的魂靈兒到了那裡去了，福生方才醒過來，不覺也自好笑。走進門坐下，凡房屋的大小東西的陳設都沒有曉得，連他們講的話，也一句沒有聽明白。因為他一雙眼睛，呆癡癡跟牢著這婦人，一瞬都沒有瞬過，婦人走到東，他就跟到東，走到西他就跟到西。後來回到家裡，王老太問他：「這位娘子好不好？」

福生道：「還有甚麼說，好是好極了，只恐他不肯嫁給我。」

王老太道：「你要他時，包在我身上，可以成功，只不過多費點子唇舌罷了。」

福生道：「我總曉得的，事情成功後，總大大的酬謝你。」

王老太道：「酬謝倒也不在乎，我們都是老鄉鄰，幫幫忙是應得的。你可曉得這位娘子是何等樣人？」

福生道：「總是天仙臨凡，不然再不會這樣標緻的。」

王老太道：「天仙是何用說得，只是面龐兒的俏俊，蘇州城裡應推他為第一。命運的艱苦，蘇州城裡也應推他為第一。這位娘子，四歲上就沒了爺，挨到十一歲，苦命的娘又死掉了。伶仃孤苦，沒依沒靠，由娘舅做主，攀給人家做童養媳。吃盡了苦頭，受盡了磨折，熬到十六歲上，剛剛要熬出頭來，那知沒有成婚的丈夫又死了。」

翁姑作主，拿他配給小叔子為妻，兄弟弟及，倒也是一雙兩愛。不意天不由人，成婚不到一個月，他丈夫忽地急病身亡。他這時光只有十六歲呢。翁姑見他年輕貌美，硬把他嫁出來，嫁給了當更的阿新。這年三月裡，桃花塢王公館賊偷，阿新被賊子敲斷了筋骨，將息不到半個月又死了。

阿新又是沒家當的，勢又不能不嫁，恰巧藩台衙門裡總書金老爺看中了他，娶他回去做小老婆。不到三個月，金老爺又壞了事，充軍黑龍江。金奶奶做主，把他賣出來，賣給沈二爺為妻。沈二爺本是個癆病鬼，近不得女色的。所以不到兩月，又到閩王老子家去了。沈二爺有個姪子，是做裁縫司務的，當下挽人來關說，嫡母姪子配成了夫婦。不意沈裁縫成婚不到半年，有個學生意的，為司務打了他幾回，遂起意不良，把人家的綢緞細毛衣料卷了個精光，逃之夭夭，沈司務一急，心痛舊病復發，醫藥罔效，又嗚呼哀哉了。

第七次再醮，才嫁到現在這趙阿興。趙阿興總算最長久了，兩口子合了一年零兩個月，這位娘子通只有十八歲，已經再醮過七

回了，你想他命苦不命苦。現在地方上幾個刻薄人，替他起了個渾名，叫做帶煞桃花。」

福生道：「照他這模樣，莫說是帶煞，就比煞還利害點子我也不怕，我就今天娶他進門，明天空辮子，也都情願，你儘管替我去說。」

王老太道：「福生，你是不會死的，我老太婆是曉得的。」

福生愕然問故，王老太道：「這位娘子，生了這樣一副相貌，總也要福氣消受他的。隨隨便便的人那裡消受得起，折也要折殺快了。像你是年紀又輕，相貌又俊，家紀又富足，樣樣完全，這個福氣不是你配享還有那個配享。」

福生被王老太一陣馬屁，拍得嘻嘻開著嘴，再也合不攏來。當下向王老太說了無數費神仰仗的話。王老太做媒人是做成了精的，一張利口，懸河似的，什麼事不成功。何況這順順當當直爽爽的事，自然一說成功，沒什麼波折了。行過六禮，選好吉期。

到了這日，袁福生發帖請酒，懸燈開賀，熱鬧情形自不必說。一般也用嬪相喜娘，鼓吹炮手，迎娶也用著彩輿，堂中也點著華燭，悉照頭婚正配排場，十分的認真。親戚朋友也來的不少，見了福生都打拱賀喜，口稱恭喜不止。福生頭戴頂帽，身穿袍套，腳登緞靴，上下煥然一色的新郎打扮，滿臉春情，一身喜氣，那副得意情形，真是描也描不像，說也說不出。

只有一樁作怪處，他那位令兄壽生，碰著乃弟這樣大喜日子，見著乃弟這副得意情形，卻背著臉不住的冷笑。人家勸他喝酒，他也不喝，只向人家道：「你們瞧老福快活麼，不要太快活了，不快活的事就要來呢。我恐他停會子，哭也來不及呢。」

人家就道：「令弟的快活，就是你的快活，你們手足一體，何分彼此。」

壽生道：「我果然快活，他如何快活得著。你們瞧著是了。」

眾人不懂他的話是什麼意思，卻又不便細問，只得胡亂應著。一時鼓吹放炮，嘩說「彩轎到了，彩轎到了。」

壽生此時也穿著帽靴抱套，幫助乃弟應酬。聽說彩轎到了，霍地站起身來，直迎上去。眾親友暗下謀道：「這大伯子竟恁地起勁。」

說話未終，吹吹打打，彩轎已迎進門來了。眾人簇上去看，見彩轎拾進中堂，喜娘扶在轎旁，兩個迎花燭的，早手執紙煤把花燭點上，兩個喜娘就來開轎門，攙扶出新人來。嬪相喝唱請新詩，就有兩個孩子拎著燈籠往內去請。正這當口，壽生飛步上前，走上紅氈毯。嬪相只道是新郎，就喝唱行禮。兩個人參天拜地，男女交拜，妻時間大禮行畢，牽著紅綠巾，送入洞房去了。

這一來真是迅雷不及掩耳，弄的眾親友都莫名其妙，到底是乃兄娶親，還是乃弟娶親。福生聽得鼓吹聲音，走出來瞧時，新娘已被乃兄簇擁進房去了。眾親友圍問：「今天到底是令兄大喜？是尊駕大喜？我們吃喜酒都吃得未曾明白。」

福生道：「是小弟的婚期，眾位為甚這樣詢問？」

眾人道：「奇了，既是尊駕大喜，為甚結親的倒又是令兄，我們真不懂了。」

福生驚問：「你們講點子什麼？」

眾人道：「有甚什麼，你令兄早已代你做過親也，我們正在議論。帖子上寫的是你名字，結婚的卻是你令兄。想你總是學那新法代表名色，公舉你令兄做結婚代表呢。」

福生聽了，驚得日定口呆，半晌才問：「這兩個狗男女那裡去了？那裡去了？」

眾人問他：「你指誰狗男女？」

福生道：「還有誰，自然是袁壽生這狗男女。」

眾人道：「你令兄正和你這位新娶的令嫂在新房裡行合巹禮呢，你做小叔子的也應去賀賀喜，暖暖房。」

福生忿火中燒，擺脫了眾人，直闖向房裡去，要同壽生拼命。眾親友忙著攔勸，死活把他拖住了，他還拼命的掙持。壽生聽得，跳出房來，指著福生道：「你發了瘋不是，這樣的胡鬧。」

福生還罵道：「你這畜生，你罵我發瘋，你自己才發了瘋呢。我娶的老婆，你為甚硬占去。天下可有這個道理，我和你到外邊去講，請大眾評評，到底是誰的不是。」

壽生道：「眾親友都在此，叫大眾聽聽，天下也有這樣不知好歹的人。我要占你老婆做什麼，這是我照應你呢。」

福生道：「我娶來的老婆，你現現成成結了親，還說是照應我，請你說出個道理來。」

壽生道：「這婦人名字帶煞桃花，命是硬不過，娶了來就要被他克掉的。以前已經克掉七個丈夫，這回是第八次再醮了。尚在別人，也不干我事，死掉一百個只當得五十雙。你是我自己兄弟呀，活剝剝眼見你被人家克死，叫我心裡怎麼過得去。我的結婚，並不是要占你老婆，無非為救你性命起見。」

福生道：「好哥哥，多謝你一番好意，只是我做兄弟的不肯領你盛情。你怕我被人家克煞，你自己不是性命麼。」

壽生道：「你又糊塗了，我已經娶過老婆，生過兒子，現在是續弦，就命硬點子的婦人，也不要緊。就是克煞，兒子也有了，終不至於絕後。你是頭婚，自應得娶一個處女，沒的倒娶一個八婚頭。並且婚姻事情，原要兩相情願，才能夠長久。你現在去問問新人，他到底情願做你的老婆，還是情願做我的老婆。」

福生道：「也好，我就去問他，問了出來，他肯嫁我，你便怎樣？」

壽生道：「他如果肯嫁你，我自然退回大伯之列。」

福生道：「那是不准賴掉的。」

壽生道：「丈夫一言，快馬一鞭，就請眾位親友做一個見證。」

眾人齊聲應允跟福生到新房，面向新娘。問了四五遍，新娘只是低頭不語，弄的福生急了，央告道：「好人，肯不肯，只求你一句話呢，請快說罷。」

新娘才抬頭道：「我也沒什麼肯，沒什麼不肯，只曉得那個同我行結婚禮，那個就是我的丈夫。人好欺騙，神明是不好欺騙的。方才拜天拜地，空裡頭都有神明瞧著的。」

福生興透透詢問，問著了這句話，宛如當頭澆著一盆冷水，滿肚皮說不出的不快，只得再去向壽生講話。壽生道：「那可能夠怪我，這是他自己不肯。」

福生道：「休想，我錢也費去不少，你倒寫寫意意落現成，人容你天也不容你。」

壽生笑道：「老弟你休指出天來嚇我，我是嚇不倒的。天老爺管理天晴雨落，忙的了不得，那有工夫來管你我這種小事。你倘是好好與我商量，用掉這幾個錢，我或者還肯償還你，這樣窮凶極惡，就是有钱我也不高興呢。」

眾親友見兄弟兩個說戲了口，大家忙著打圓場。你也勸，我也勸，好容易勸得兩個人都答應了，叫壽生賠償了福生的費用。初時福生還不肯答應，後來娘舅出場，應許替福生做媒：「包在我身上，娶還你一個標緻老婆。」

福生礙於娘舅情面，才委委屈屈答應了。此事完結後，眾親友紛紛議論，說這婦人既然許嫁了福生，為甚中途忽地變卦，此中未免可疑。一人道：「此事我早知道的，壽生與這帶煞桃花本有花頭的，兩個人打得火一般熱，只有福生這瘟鬼沒有知道，妄想娶他做老婆，卻倒造化了壽生。壽生和這婦人，兩下裡預先約定了，故意乾這出奇的勾當，尋尋老弟開心。福生娶老婆，娶老婆，倒娶了個嫂子家來，真是千古未有的大笑話。」